

宋史新編

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八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騏著

周必大

紹正

葛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碎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觀龍大淵

得幸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申前命
必大格不行途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
刑獄階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
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
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
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
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
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維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
儒名上喜其精洽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同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

翰同召對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又功
未有成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練兵以
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
守數易是書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條去吏姦何
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又兼侍講
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
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不敢具草上批濟必大予宮觀說露章薦二人於
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三
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又兩奏請減後宮

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
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
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取勸以違命陛下
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
苑幾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
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
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
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
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

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法

實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

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棟激無敢容私劄諸軍點試

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

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淳熙十四

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

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分吏欲速討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

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十五年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儻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禮語在本紀中光宗立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何澹爲司業又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坐所舉官以貶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

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
年遂以少傅致仕御史施康年劾必大唱僞徒植黨與
詔降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
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爲罪首後復少傅年七
十九卒贈太師謚文忠帝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
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
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六世祖從效事見世家正第進士
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

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
右文而略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
武竝用孝宗嘉歎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
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
除軍器監簿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
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
在恢復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
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總六十萬
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奔劾正降職與祖尋復職知贛州
又知隆興府又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數文

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
鹿連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
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美特立
隨龍恩擢知閣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
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
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
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
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
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爲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
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洵洵正

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
國公上疾寢平正乞歸政不許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
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
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
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
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及汗卿宜自
處正待罪六和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
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蓋是時
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也禮成拜少傅封
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

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
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
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
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
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卽位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有與逃去寧宗卽位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

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寔非頒爵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重移南劍州再許自便累復觀

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諡
忠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
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
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
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
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
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行于世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
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爲上元丞登第除

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嘉獎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
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權歲增之害上召令條陳邨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
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邨爲東
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邨屬
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又除知樞密院事
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
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
叻隆興請祠寧宗卽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

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邨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論曰周必大純篤忠厚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薦達名儒皆可爲大臣法當光宗違豫儲嗣未建能使中外帖然留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免與趙樞密汝愚異守正行權豈各有見歟司諫章穎數論葛邨不足當大任然弗紊成法汲汲於揚善拔才且莅方州有惠愛可不謂賢乎

胡晉臣 羅點 王藺 陳駉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
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
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
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
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
甚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
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
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以親老求外知漢州

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
排粟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連擢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
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
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緝密人無知者
卒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第累遷校
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
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
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並異此風

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爲皇孫點兼教授據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而宮中燕

遊之樂錫資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敵對境此聲豈
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不果點
言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意猶
未決點奏陛下已涸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常人於
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他日又奏竊聞
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
望之意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進試兵部尚書五年
四月上將幸王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陛下深居不
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
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

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點率講官言之。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閉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

下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登進士第歷宗正丞出守舒州陛辭疏論時政闕失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孝宗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蘭卽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具疏陳之上嘉納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惕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

人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至樞密使除
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納御坐中丞何澹論之
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卽位
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卒蘭盡言無隱然嫉惡
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陳騏字叔進臨海人登第歷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崔
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騏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再歸故官遷至試中書舍人
兼侍講同修國史孝宗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爲一書謂騏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而致之上留章不下與祠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以
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累遷參知政事光宗不朝
重華宮駭數入奏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駭請正儲
位以安人心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
愚爲右丞相駭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
祖侍御史駭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
避汝愚愕而止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胄不報
於是俱請祠駭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
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
好人耶遂與郡辭詔與祠越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與舊祠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論曰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
光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寧州留正協心毗贊國以
敝寧其功同也羅點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藺陳騏負剛
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尤袤

謝諤

曾三復

顏師魯

袁樞

王自中

沈煥

王阮

舒璘附王質附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
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爲泰興令舊有外城屢殘於
寇頽毀甚袤卽修築金人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

得全吏民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對
辭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袞復授祕書丞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初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
者數十人袞率三館上書諫與郡得台州有毀袞者高
宗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
歸奏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
輪對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求言袞上封事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人心抑鬱故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

定廟號。袁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奏謂：太上以子繼父，不可援漢光武爲比。以亂昭穆之序。孝宗卒，從初議。語在禮志。會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袁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讀。旣而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命兼直學士院，辭至是復詔兼之。辭不允。孝宗內禪，議已定，諭袁曰：旦夕制冊甚多，故處卿以是職。袁乃拜命。光宗卽位，開講筵，袁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

庸人爲戒又數日復論官制謂武臣披堅執銳者積功
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妾特立
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卽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營求內降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
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
下兼侍講入對以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爲言陳源及耶律适嘿等八人除遷皆論駁竝聽
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
行表繳奏謂正使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

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朝廷官爵專徇佞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命遂格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施行表執奏謂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事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從之除禮部尚書上屢以疾不詣重華宮表先後奏請駕隨出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表積憂成疾請告不

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

袁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
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
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
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
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
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
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

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為知言嘗取孫
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菜六十卷
內外制二十卷諡文簡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
聲累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一書至是
上之詔行於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孝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
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習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為
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人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
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歸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竹坡名其燕坐曰良齋周必大善爲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曾二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歷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縉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累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在臺柱論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鹽課爲旁路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辨事如此予職直祕閣人爲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邪僞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措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高宗喪制多師魯裁定又與尤袤鄭僑上議廟

號語在表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
介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
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方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
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
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
老以籠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專以恤民寬屬爲政始至
卽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
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孝友天至大節確如金石雖
勤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寧宗賜諡定肅

表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

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說自閣門以節鉞
簽樞密樞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
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卽求外
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龔茂良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
諸帥且令孰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以大宗正簿召登對
卽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
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
帝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上臣恐必爲朝

廷累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
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寧負鄉人不可負天
下後世公議累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
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
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手詔權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旣
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與祠知常德府
寧宗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爲臺臣劾罷自是五
奉福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卒年七十五閒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
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
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
水令以從臣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
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諫疏被讒罷通判郢州道除知
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卽位迎謂曰朕
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沖佑觀起
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爲友從

學焉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錄蚤暮延見學者孜孜
諷誘長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帝偉其儀觀遣內
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
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
郵軍教授而去後歷通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
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
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
文閣特謚端憲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
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
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䟽席總是佳趣櫛風沐
雨反爲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詩禮久不
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
寢盛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
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爲友而樂於
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
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懷鑰
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下阮字南卿曾祖韶祖厚有傳父彥傳靖康勤王有功
阮少好學尚氣節每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
嘗謁袁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
朱熹與語大悅登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首詔經理建業
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
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主上獨
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
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
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衢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舉范成大嘆

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備訪北邊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吾肯效劉歆柳宗元爲萬世笑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乃隱廬山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不遇於世云嘉定初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學善屬文游太

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

名川支川貫穿周而質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

謂之朴論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時孝宗

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狄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使

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謂質

好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

遼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當國以質鯁亮有

文學可右正言時中貴人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論曰尤袤屢駁內降尤有功於正學謝諤受知崇儒之朝實多啓沃曾三復恬仕進而不激不隨無忝風紀類師魯法宋璟李鄴羞與近倖伍至謂事措克以厚苞苴切中時弊袁樞以小官論國政能令時宰懷慙及爲廷尉執三尺法徑劾御史罷之皆紹熙良侍從也若王自中沈煥王阮諸人並慕古有志天下事竟遭同弗仙嬰之身否而道亨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八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余端禮

京鎧

謝深甫

陳自強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上嘉

納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辛討論明道故事行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詔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後挺子曦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

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喪人情恂然端禮謂宰相留正
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
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
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安危之機
在於呼吸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
大孝也寧宗慙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
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相端禮代之始端
禮與汝愚同心共政及韓侂胄逐汝愚端禮不能遏但
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

然爲佞胃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嶠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歲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

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醜哉相持甚久金人
迫之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
知不可奪馳白其主歎曰直臣也特命免樂使還入見
孝宗嘉勞之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
奇節今之毛遂也乃命權工部侍郎歷刑部尚書寧宗
時累遷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變素守
奉行風旨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
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或曰亦侂胄
意也未幾請老免相卒贈太保諡文忠後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

夕則置銜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登進士第歷崑山丞
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
世不乏求真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
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又歷江東提舉常平光
宗卽位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
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請罷其命旣而知臨安府
除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又兼給事中陳源又以罪斥
忽予內祠姜特立復召用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皆固
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
不可耳寧宗卽位韓侂胄用事內批以深甫爲御史中

丞與監察御史劉德秀並命時陳傅良在講筵深甫劾
罷之右正言李沐劾宰相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福州深甫奏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不當加以書殿
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汝愚遂罷郡深甫遷至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累封魯國公嘉泰
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
可以言去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
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
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熹黜臣乃敢狂
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拜少保乞骸骨授

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卒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益惠正

陳自强字勉之閩縣人登進士第嘗爲韓侂胄童子師累遷御史中丞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秦國公侂胄顛朝權苞首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爲國用使措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呼室父史進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又盜國柄自强寔爲表裏侂胄既誅籍自强

家連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論曰寧宗踐阼以來韓侂胄用事宰相趙汝愚之死留
正之謫皆其致螫也余端禮不能匡救京鏗謝深甫率
惟其言是從平生節操安在哉陳白強素貪鄙則其倡
議崇典表裏爲奸無足怪已抑楊宏中六人得免嶺海
之竄寔賴端禮力且端禮以志弗行而辭位猶可諉也
鏗與深甫排正人而久處匪據罪豈亞白強乎

許及之

何澹

張巖

程松

李壁

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第進士歷宗正簿乾道初林不

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薛
叔似爲補闕班序在監察御史上王淮當國久及之奏
其無補於治淮竟罷光宗受禪歷大理少卿寧宗卽位
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叔似同擢皆爲當時
所予黨事旣起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冑無所不
至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及衰遲之
狀不覺膝屈侂冑惻然憐之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
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連遷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侂冑誅言者論及之寔贊開邊降雨
官泉州居住卒

何澹字自然龍泉人第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光宗內禪
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
年不遷及是劾必大罷之澹嘗謀於所善劉光祖答曰
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
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
祖過澹語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
旣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
謾諾明年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澹
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
今日言之耳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多

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
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違事之文乞
下給諫議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
長臺諫綱常所係澹乃去終制與郡寧宗卽位還爲中
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汝愚落職罷
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
得自相標榜連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
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願立異耶遂與
祠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所侂胄曰迹雖

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冑家圃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
學士尋移知隆興府最後爲湖北制置使兼知江陵奉
祠卒贈少師澹少年取科名急榮進僞黨之禁賢士一
改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云

字肖翁潮州人爲人機警柔回善諧登進士第歷
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韓侂冑
誣逐當時賢者棄道學之禁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
以言者罷與郡進至資政殿大學士邊釁方開詔嚴與
程松分帥兩淮復以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
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誅御史論

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特原之復官奉祠
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贈特進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登進士第歷知錢塘縣諂事殿帥
吳曦以結韓侂胄以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
之至吳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
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胄大喜累擢諫議大夫呂祖秦
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謙劾祖秦流嶺南松滿
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
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
院事自宰邑至執政時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

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冑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降金封蜀王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遁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贖買舟稱曦爲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魏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則金寶也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連青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卒

李壁字季章以父燾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累遷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討論典禮侂胄用師意方銳錢象祖以沮議得罪壁度力不能回乃迎侂胄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聞於臣子之口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矣初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未幾拜參知政事與史彌遠謀誅侂胄兼同知樞密院事言者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復官奉祠久之又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尋引疾奉祠卒

收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
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鴈湖集清聖錄
中興戰功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閒書

論曰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偽學之名而嚴爲
之禁及爲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絃二
者適所以基亂而實禍也許及之輩或阿佞締交或從
吏效力皆不數載而身敗名裂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
後李壁協謀誅侂胄罪或可贖而及之程松第游竄張
巖見原何澹幸免均失刑矣

胡絃

林栗

鄭丙

高文虎

胡紘字應期遂高人淳熙中第進士歷祕書郎韓侂胄
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
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
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
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竄
之縉紳大夫若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
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
之乃設爲僞學之目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
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
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

論意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於是徙太常使草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偽學猖獗。圖爲不軌。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殄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侶議調停。以冀幸其他。目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益急。紘累遷權吏部侍郎。坐同知貢舉不當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進士第。孝宗時爲屯田員外郎。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且以歸疆爲請。栗

上疏謂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
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
真揚海道之防徧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
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
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
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
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移書
諭以各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
用拔弊州縣以奉大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
弊躬攬權綱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

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至有以鹿爲馬以雞爲鸞之語執政訴於孝宗謂林栗詆誣臣等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論時政期盡規益衆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賢誼上書以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入
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友以詰臣卽對
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
自安也聞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也愚有感於
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
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屬縣郡曰思州施民譚汝
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
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城復其交於二州之境
施黔大震孝宗親札賜粟及成制置使陳峴曰知尚

俊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遁
去栗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母氏
謀獻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旣而汝翼
入都訴栗受田氏金栗辨其事尋坐栗擅格上命鐫職
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
召爲兵部郎官旣入國門以疾求就職栗與論易與西
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
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
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遷延道途

邀索高價既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責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衆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衡上封事辯之語在適傳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粟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粟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輩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宋高宗台守唐仲友不法宰相王淮庇之丙雅厚仲友
自與合淮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
不宜信用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和之慶元學禁善類被
厄丙罪爲多官終端明殿學士卒盜簡肅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登進士第調吳興主簿會幾守
官在吳文虎從之游又爲名儒閑之從子故習聞典故
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
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
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入謙玉牒所檢討官脩神宗徵

宗王牒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
同脩撰同脩國史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極其
詆毀語在本紀中遷至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脩撰
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以憂臣言奪
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又司學
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論曰有宋士大夫學術澆爲近古師弟子講授至濂洛
宸盛南渡則尤盛朱子王心誠意之說取厭世俗而不
疑直躬正論忤王淮斥韓侂胄而不息何其信道篤也

侂冑以私憾務盡傾正直之朋假手何澹劉德秀陳賈
章以偽學排擊而胡紘林栗鄭丙高文虎皆極力爲之
左右羅織禁錮名士爲空而故相趙汝愚朱門蔡元定
竟死於竄嗚呼善人國之紀也紀滅則國無以立黨錮
未幾而亡漢學禁未幾而亡宋仲尼曰佞人殆其弗信
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